

# 曾夢想當跳傘運動員 今攝影系裡教授表演

## ——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著名演員馮遠征



全國政協委員馮遠征。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馮遠征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他說，由於對大院外的社會接觸較少，大院子弟大多比較單純，又因為所在的環境比較封閉，因此比較晚熟，「我就屬於比較晚熟、單純型的。」

在剛七歲的年紀，馮遠征就隨父母下放到了一個天津的一個「五七幹校」，並在那裡度過了五年多的時光。

馮遠征說，雖然在幹校時年紀很小，但一樣要幹各種農活。「那段時間對我來說特別重要，是我性格形成的一個關鍵時間段。同時，下放幹校也使我得以避免文革的更多衝擊，從這方面對我來說是一種保護。那時

候一個教室裡五個年級，十幾個孩子一起上課，條件特別艱苦。每個星期有兩個下午是勞動課，學了很多的農活，插秧、割水稻、種西紅柿，這對我後來拍攝一些農村戲、勞動戲非常有用。」

### 為跳傘放棄高考

文革之後，國家需要迅速恢復各種體育項目，因此要特招一些青少年快速培養，馮遠征被挑進軍體學校學習跳傘。

「最初不太想去，但是一開始跳，就喜歡上了跳傘。一有時間就去跳，整個中學時代的寒暑假都放在了跳傘上。」

馮遠征說，自己的整個中學時代直到高中畢業，所有的業餘時間都放在了跳傘運動上，甚至為此放棄了高考。

「我中學畢業沒參加高考，當時就一心想去做跳傘運動員，但是後來陰錯陽差也沒當成跳傘運動員。」為當運動員放棄高考，馮遠征說，這件事也說明當時自己想法單純。

「我的老師當時勸我說，你學習成績也可以，如果參加高考，最起碼考一個普通大學完全沒問題，幹嘛要放棄高考呢？因為我當時想的很簡單，就想著幹一件事兒就一定就要幹好，所以就放棄了參加當年的高考。」

直到現在，馮遠征仍然覺得學習跳傘的經歷對他來說非常寶貴，雖然最後並沒有當成跳傘運動員。

### 拉鏈廠做工人改變命運

高考沒參加，跳傘運動員沒當成，馮遠征就去了拉鏈廠，做了一年的拉鏈廠工人。「去拉鏈廠之前還挺高興，很激動，『終於當工人了』，當時成為一名工人是一件特別光榮的事兒。但是真正開始在拉鏈廠上班以後，發現整天就是一條圍裙一把錘子，才感覺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的生活。」後來，同在拉鏈廠的一個朋友把他帶到文藝行業，他的人

生也在那時被改造。

「我中學時性格特別內向。我的一個中學老師曾說，『我怎麼也想像不出你能做演員！』」馮遠征說：「跳傘是勇敢者的運動，而且在運動場上得喊，跳不好甚至還會罵髒口。是跳傘開了我的性格，我挺感謝跳傘的。」

「跳傘對我影響很大。練過跳傘之後，人生中遇到再難的事兒，都沒有在意過。雖然我看上去很瘦弱，但是學跳傘之後，遇到再難的事兒也沒有犯怵過。從沒有難到一個星期睡不著覺過。」他說，幹校的生活和跳傘訓練，改變了他的性格。

## 只為未來電影界有一批懂表演的電影人

身為著名演員的馮遠征還有另外一個身份——表演教師。從2013年開始，他就在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教授表演課，「最開始教攝影系表演，只是想證實我的教學方法很管用。我的表演課只有30天時間，零基礎的孩子經過30天的學習，有些表演甚至不輸科班生。」

馮遠征說，一開始只是較勁，為了證明自己的教學方式簡單有效，到後來發現自己越來越看重教師這個工作。每年，他都會為學生們量身選擇劇本，且一定是適合每個學生的劇本，每年都不一樣，「畢業生們反饋的信息給了我信心」。跟他學習過表演的攝影系學生們，其中有人從事了表演教學，有的做了執行導演，好多人跟他說，上了他的課受益匪淺。「很多已畢業的孩子說，大學時光最難忘的就是跟馮遠征老師學了表演。」

### 到攝影系教表演課

到攝影系講表演，這一機緣源於馮遠征與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主任王競的一次談話，他們曾一起合作了三部電影，彼此是很好的朋友。王競在跟馮遠征交

流時說，他在拍戲時，有時不知道如何去向演員表達自己想要的東西，因此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學一點表演，將來從業後避免出現他這種苦惱。王競就問馮遠征能不能去攝影系教課，「當時我以為他開玩笑的。沒想到後來忽然有一天他跟我聯繫說，下學期跟你留好了課時，30天。」於是，馮遠征就成了攝影系表演課的教師。

「一般一個班是十幾名學生，今年22個學生，開課那天一進教室看到那麼多學生，頓時傻了，還以為走錯門了。」現在，攝影系的入學新生都會聽到師哥師姐們介紹：「馮遠征老師表演課必須要上，不能錯過」。馮遠征說，自己的表演課是大學二年級的課，但如果放在十一月份上課的話，就臨近期末，劇場安排會很滿，可能沒有劇場演出，所以他的表演課就安排在春季。也是因為他的表演課，每年大家都會請，馮遠征老師又來上課了，今年他們會表演什麼戲呢？「攝影系的演出已經成為北京電影學院一道風景。」

「上課讓我更了解九零後、九五後，跟他們在一起覺得很開心。」他說，之前不了解他們，總覺得新一代沒希望

了，其實了解之後發現，他們是很有能量的一代，「比我們在他們這個年齡的時候要聰明很多」。

### 開發學生能力

「2013年至2018年。攝影系。六年五個戲。只為未來電影界有一批懂表演的電影人。」在今年攝影系的小劇場話劇《12公民》上演前，馮遠征在他的朋友圈裡發了這樣一段話。

「我不是在教你們表演，我是在開發你們的能力。」馮遠征說，他還會讓學生們根據劇本中的服裝道具自己去準備。三十天的課程下來，學生們之間都成了好朋友。他說，他希望學生們通過學表演可以開拓眼界，將來能夠成為懂表演的攝影師或者導演。

「我的助教問我，您每年來攝影系教三十天表演有什

麼意義？我說，我的意義就在於十年以後你走到任何一個攝製組都能看到你的學生，當然，這是玩笑。但如果我堅持教下去，十年二十年之後，中國一線的攝影師都跟你學過表演，這樣他們就能更好捕捉演員的表演。」

馮遠征說，在每年教表演課的一個月裡，每天上午他都會帶學生練習基本功，三十天日日如此，而對於學生上課遲到也有專門的「懲戒制度」，「我每天都比他們提前十五分鐘坐在教室等，遲到的男生做俯臥撐，女生做仰臥起坐。到後來，我的課基本就沒有遲到的了。」



馮遠征與學生們在一起。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 入行要有門檻

「台詞要有功力，聲音要有穿透力，形體要有表達力。這是一名話劇演員必備的素質。」馮遠征說，現在的話劇市場良莠不齊，有些人並不具備話劇演員的基本素質，這些人的表演只能稱之為「舞台劇」，並不夠格掛上「話劇」之名，文藝行業的入行要有門檻。

已扮演過著名話劇《茶館》中的松二爺，近二十年的馮遠征，對話劇有著濃厚的感情。他說，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這些年，經常會遇到一些話劇的忠實觀眾，他們的審美和品位特別高，遇到這些懂表演的觀眾，對演員來說是很幸運的事。

他指出，現在有很多通過選秀出來的人，毫無表演基礎也去做演員，而且有些人在演出拍攝過程中表現敷衍，這對表演行業和觀眾都是不負責任的。「演員要有一個標準，要通過好的作品說話，不能光靠流量。最重要的是能夠在舞台上堅持多久，能夠扮演多少可以讓觀眾記住的角色。」

他希望，當下廣大的觀眾和演藝愛好者，共同提高認知和鑒別力，也希望隨著不斷改革進步，文藝工作者能夠給觀眾們奉獻出更多精品。

他說，每次他給剛入行的新人們講課，或者給學校的孩子們上課時，總會不斷告訴他們「是金子總有一天會發光的。」他希望新入行的年輕人可以不要驕不躁，扎實學習，踏實做人，「你只要努力做總有一天會得到回報！」

## 內地表演教學需與時俱進

1989年，馮遠征乘坐火車到達當時的西德。對於德國學習的兩年時光，他記憶猶新。他說，在德國的兩年裡，無論是世界觀、生活觀、人生觀、生存觀都有很大改變。他很感激自己稱之為「媽媽」的德國老師梅爾辛。在德國期間，梅爾辛不僅給予他生活上諸多照顧，也對他的表演產生巨大的影響。

「我剛到德國的時候一句德語不會，但是又要求四個月時間裡必須能用德語跟教授交流，所以那四個月壓力很大。」在馮遠征看來，德國學的表演方法與中國學的不一樣，德國的表演方法更簡潔。「國內的表演教學方法和國外的表演教學方法就像大哥大與平板手機的區別，大哥大看上去複雜，塊頭很大，其實功能有限，平板手機看似簡單，但功能卻很強大。我們現在的表演教學還停留在大哥大時代，

國外教學則到了平板手機時代。」

「我現在的教學方法基本是中國所學加德國所學再加自己這些年積累的經驗。」馮遠征說，他的課看上去很簡單，但是在培養學生上效果強大，「我用很直接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話讓學生領會，而表演教學在中國很複雜的原因是有些教



馮遠征在給學生上課。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 藝術基金應更多用於打造經典

「我今年在北京兩會和全國兩會的提案都是關於藝術基金的使用，北京政協提案是關於北京市藝術基金的使用，全國政協提案是關於國家藝術基金的使用。目前都收到了相關部門對提案的回覆，回覆得非常及時。」雖然是今年新晉的全國政協委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但馮遠征說自己的提案卻已經打磨很久。

馮遠征說，在提案立案之初，自己對於國家藝術基金的使用就已有不少關注。他指出，國家藝術基金要求項目一年之內必須完成，同時要求全年完成四十場演出，一個劇目，光排練就要兩個月，四十場還必須要在一年完成，只能是匆匆忙忙上馬，匆匆忙忙排練，匆匆忙忙演出，演出完了趕緊上交，這樣就難出藝術精品。

「我覺得關於藝術基金使用可以形成提案，就利用去各地演出的機會做一些隨機調研。」他在調研中發現，有很多劇團在利用國家藝術基金「養活自己」而不是打造精品，「這是不對的」。他指出，國家藝術基金是為了打造國家級藝術精品，而且精品就一定要有生命力。「我不認為非要一年打造很多個精品出來，但

是哪怕一年或者兩年打造出兩、三個像《茶館》這樣有生命力的精品，這才是藝術基金最初的主旨。」

馮遠征說，國家藝術基金扶持的項目除了要有意識形態的高度，還要有藝術上的高度，要有生命力，否則就是對國家藝術基金的浪費。對於瀕危的藝術形式，國家藝術基金可以全額扶持，但是對於話劇類、歌舞類的項目，就一定要打造精品，打造經典。

「《茶館》演了60年了，到現在開票都會一票難求，這才算是經典。」他亦舉例說，比如我們人藝的《司馬遷》，從2005年開始做，到2015年呈現在舞台上，到現在基本保持九成入座，可以稱之為精品，但不是經典，「必須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檢驗，還在演出，才能稱為經典」。

「不是大製作、豪華就是精品，經典必須要有藝術高度，有市場，我認為現在國家藝術基金的使用有一點點跑偏了，所以才會形成提案上交。」馮遠征說，他還會繼續觀察藝術基金的使用有沒有變化，如果還沒有達到效果，將會繼續就此遞交提案，「我了解到有些提案連續提了五年、十年才達成，我也會支持。也希望就自己所在領域內多提一些建議，能讓北京市政府、讓國家重視。」

與此同時，在談及未來的政協履職時，他表示，自己會更關注文藝行業的良性發展，可能會就出台文藝行業相關的法律做更多調研，為促進行業健康發展建言獻策。



馮遠征(左)在話劇《茶館》中的劇照。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 個人簡歷

馮遠征，陝西韓城人，內地男演員。1989年應邀赴西德西柏林高等藝術學院戲劇系進修戲劇表演，主攻格洛托夫斯基表演學派。1991年回國，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2002年，在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塑造心理變態的醫生安嘉和。2004年，憑借《美麗上海》獲得第2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配角獎。2008年，參演電影《非誠勿擾》，並提名第三十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配角。2015年，主演話劇《風雪夜歸人》登陸國家大劇院，憑此奪得第4屆北京丹尼國際舞台表演藝術獎最佳男主角獎。憑借電視劇《老農民》獲得第21屆上海電視節最佳男配角獎。